

风定犹闻碧玉香

——忆诗人郭小川

周明



郭小川速写

除夕夜。窗外，寒风瑟瑟。远处，隐隐约约传来街头巷尾孩子们点燃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偶尔还有那火箭式的爆竹嗖的一声蹿上天，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焰，划破寂静的夜空。“爆竹声声除旧岁”，它向人们宣告：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了！

就在这岁末的除夕夜，当家人都围拢在电视机旁欢快地观看精彩节目时，我却习惯地走进里屋，从书柜里取出一摞又一摞旧的报纸、刊物、书籍和笔记本，翻检着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记录，回顾着……

我正翻着几本采访笔记时，突然，一张不大的折叠起来的宣纸条幅从几年前的一册笔记本中掉在地上。拾起一看，呀！是郭小川同志的墨迹！

我把它珍惜地捧在手上，仔细阅读。啊，这是诗人我为书写的鲁迅先生的诗作——《莲蓬人》的诗句：

芰裳荷绶映仙香，
风定犹闻碧玉香。
鸂鶒不来秋瑟瑟，
苇花宿雨露漉漉。

……

小川山人

立时，我停止了胡乱的翻检，面对这小小的条幅，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我记起这大约是小川同志在一九七四年春末夏初的三四月间为我书写的。那次我去看他，并送还他的一本已经排版而未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革命风云录》，就在他居住的永安路家里。见面后，我们照例热烈地谈起干校的一段生活，谈论着这本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掀起而未能正式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的文章。作为一个晚辈，一个文学编辑，我从他多次的无拘无束的亲切谈话中，受到很大教益。的确，凡是经常同小川同志接触的人，都会有这么个感觉，即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多轻，职位多么低，学识多么浅，他都乐于同你交谈，同你平等地交换意见，甚至展开同志式的争论。同他接触，会使你感到他既是一位长者、一位老同志，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知心朋友。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他总是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对前途始终充满信心。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国家体委颇有胆识的领导同志批准借调到体委去工作一年多了。

这期间，我曾多次去过他家。每次去，都见他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写作。即使一篇特写，他都极为严肃认真地反复琢磨、反复修改，一遍又一遍地把排好

的小样，用剪刀和糨糊，剪剪贴贴，修修补补，一丝不苟。

他干起工作来总是拼着命的。被借调到体委后不久，他的反映运动员生活的特写和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在一九七三年相继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为读到诗人的新作而高兴。谁知，这却招来了飞天横祸！

先是反动文痞姚文元，继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几个丑类，利用他们篡夺的职权，左一个批示，右一个指示，右一个批示——恶毒污蔑郭小川同志是“反动文人”“修正主义分子”，眼看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又要临头。

这时，关于郭小川同志“又出了问题”等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已广为流传，小川同志本人也早有听闻。但他对此却并不看得太重，他忍着，思索着，并顽强地抗争着，仍然更加勤奋地写作。他总是胸怀坦荡地说：“我是坦然的。心中无鬼，没啥了不起的！”

我们也尽可能宽慰他。此时的他虽说是一个乐天派，但种种无端的精神摧残，使他身患多种病症。他过早地苍老了。看到这种情况，大家的心情都异常沉重，也暗暗为他担忧。他自己呢，也常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还年轻，日子还长哩。我老头子了，要抓紧时间，用自己有生之年，再为人民努力唱几支赞歌啊！”

诗人的这种急迫为人民歌唱的心情，还是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我就深有感触。那

时，就连我们这些年轻人，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活儿回来，也累得要死，恨不能饭也不吃就睡觉。可是郭小川同志晚上却常常坐个马扎子，躺在床上写作。有时我们劝他：休息吧！他总是微笑着说：我要多写点东西。党培养我多年了，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写作。我丢不下它（指手里握的钢笔）啊！

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他当然还要更顽强地写、写……我记起就是在这一次，我们大约长谈了一个下午，彼此都很愉快，而我更是受益匪浅，就是在这一大，临告辞时，我忽然发现他的书桌上摆着许多张大大小小不同规格的宣纸，上面凌乱地涂有墨迹。砚台里还散发着一股墨香。

“你在写字？”我好奇地问。“练练。”他笑着说，“写着玩呢。”

我因喜欢字，就随口说：“哪天给我写一张吧。”他立即高兴地回答说：“现在就写。”

他顺手挑选了一张光滑点的条纸。握起笔杆，仿佛不假思索、极为流畅地书写了这么一条，并郑重其事地落款署名，以作纪念。

自然，现在看起来，他自称“山人”，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但何尝不也是诗人当时所处的犹如山人般生活苦闷心境的真实写照？！

我问他：“你特别喜欢这首诗？”

“是的。”他郑重回答我说，“现在我特别喜欢它。”

我说：“那为什么？”

“你带回去琢磨吧！”他意味深长地说。

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鲁迅先生的这首诗，那一阵儿最为流行的是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

直到几个月后——一九七四年八月，“四人帮”滥施淫威，郭小川再次被宣布为“审查对象”，二番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去时，我才稍有所悟。后来，当他又被下放到天津南面的静海干校，几乎是过着被软禁的非人生活时，我更恍然大悟！

“莲蓬人”这首诗是青年鲁迅一九〇〇年所作。一八九八年，鲁迅离开绍兴故乡，到南京求学，两年中，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中国，清王朝腐败无能，官僚阶级骄奢淫逸，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黑暗现实，忧愤之中，他思索着：自己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他想起了故乡莲蓬的高洁形象，巧妙地借对莲蓬人的赞颂，表明自己决不和恶势力妥协，立志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

“鸂鶒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漉漉”。啊，在秋风落叶的季节，在萧瑟的秋天里，鸂鶒鸟也不再飞来了，田野里一片寂寞。然而莲蓬人却把身边怒放的苇花作为忠实伴侣，依然傲然挺立，坚强地抵抗着寒露的侵袭。多么坚强的性格，多么顽强的意志哟！这不也正是当时处于逆境中的诗人郭小川同志所崇尚的精神么？！

我说，诗人的行动正表明了这一切。请再读读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火一般炽烈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吧！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
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
哪怕面对刀丛。

啊，亲爱的诗人，亲爱的郭小川同志，你，人虽然去了，然而，风定犹闻碧玉香！

好。在钩沉、梳理有关文史资料、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需要规划与“打造”的大手笔，否则，冲着“初恋”充满憧憬的游客乘兴而来，会找不着北。

思蒙河汇进岷江入口处的瑞草桥、程家嘴，是东坡夫妇留给青神百姓的绝佳风水宝地。笔者曾专程前往探寻，大为所动。斯桥虽逝，而伊人宛然在水一方”。延绵的河滩草地、竹盘茂林，远近的数只渔舟，俨然东坡笔下的不朽时光重又一闪回。

这处旧貌依然的岷江岸田园，具有塑造历史文化生态休闲区（而非一般农家乐）的高质量资源，它包括历史遗迹、自然景观以及与之相融的民俗风情，

小心开发，大美在其中。

苏学研究的新成果也值得吸纳；长期被视为定论的“明月夜，短松冈”场景，已有考辨认为不在苏坟山而在昔日王家大院一带，那是两位少男少女春心萌动的定情约会之所。苏东坡在《江城子》中将悼亡的悲凉与青春幸福时光的回首冰炭交融，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冲突。而同首词中的“小轩窗，正梳妆”，更有学者研究得出新论，它不是夫妻生活的写照，而是少男东坡由屋外向房内看到少女王弗，深深烙印在心目中挥之不去的美好意象。换言之，“小轩窗”就在瑞草桥边王弗的闺房墙上。

大江东去，小桥流水，豪放、婉约，各显风流。“青神——苏东坡初恋的地方”，值得钩沉，广而告之。

当然，题材好未必就是文章

好。在钩沉、梳理有关文史资料、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需要规划与“打造”的大手笔，否则，冲着“初恋”充满憧憬的游客乘兴而来，会找不着北。

思蒙河汇进岷江入口处的瑞草桥、程家嘴，是东坡夫妇留给青神百姓的绝佳风水宝地。笔者曾专程前往探寻，大为所动。斯桥虽逝，而伊人宛然在水一方”。延绵的河滩草地、竹盘茂林，远近的数只渔舟，俨然东坡笔下的不朽时光重又一闪回。

这处旧貌依然的岷江岸田园，具有塑造历史文化生态休闲区（而非一般农家乐）的高质量资源，它包括历史遗迹、自然景观以及与之相融的民俗风情，

小心开发，大美在其中。

苏学研究的新成果也值得吸纳；长期被视为定论的“明月夜，短松冈”场景，已有考辨认为不在苏坟山而在昔日王家大院一带，那是两位少男少女春心萌动的定情约会之所。苏东坡在《江城子》中将悼亡的悲凉与青春幸福时光的回首冰炭交融，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冲突。而同首词中的“小轩窗，正梳妆”，更有学者研究得出新论，它不是夫妻生活的写照，而是少男东坡由屋外向房内看到少女王弗，深深烙印在心目中挥之不去的美好意象。换言之，“小轩窗”就在瑞草桥边王弗的闺房墙上。

大江东去，小桥流水，豪放、婉约，各显风流。“青神——苏东坡初恋的地方”，值得钩沉，广而告之。

当然，题材好未必就是文章

好。在钩沉、梳理有关文史资料、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需要规划与“打造”的大手笔，否则，冲着“初恋”充满憧憬的游客乘兴而来，会找不着北。

思蒙河汇进岷江入口处的瑞草桥、程家嘴，是东坡夫妇留给青神百姓的绝佳风水宝地。笔者曾专程前往探寻，大为所动。斯桥虽逝，而伊人宛然在水一方”。延绵的河滩草地、竹盘茂林，远近的数只渔舟，俨然东坡笔下的不朽时光重又一闪回。

这处旧貌依然的岷江岸田园，具有塑造历史文化生态休闲区（而非一般农家乐）的高质量资源，它包括历史遗迹、自然景观以及与之相融的民俗风情，

小心开发，大美在其中。

苏学研究的新成果也值得吸纳；长期被视为定论的“明月夜，短松冈”场景，已有考辨认为不在苏坟山而在昔日王家大院一带，那是两位少男少女春心萌动的定情约会之所。苏东坡在《江城子》中将悼亡的悲凉与青春幸福时光的回首冰炭交融，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冲突。而同首词中的“小轩窗，正梳妆”，更有学者研究得出新论，它不是夫妻生活的写照，而是少男东坡由屋外向房内看到少女王弗，深深烙印在心目中挥之不去的美好意象。换言之，“小轩窗”就在瑞草桥边王弗的闺房墙上。

大江东去，小桥流水，豪放、婉约，各显风流。“青神——苏东坡初恋的地方”，值得钩沉，广而告之。

李城外：文化向阳湖的守望者

殷恕志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需要保持一个文化谱系的完整和延续，需要持守独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文化需要有自觉的守望者、自信的传承者和勇于担当的志愿者。李城外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去探索一段尘封的历史，堪称向阳湖文化和“五七”干校研究的“第一人”。

兜里揣着一个向阳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城外风华正茂，任职咸宁地委机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咸宁市志》“大事记”上读到一条记载：“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创建‘五七’干校。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六千余人在该校劳动锻炼……”普普通通几行字，使李城外震撼了：六千文化名人汇集，这是怎样的风云聚会？李城外意识到，这段历史足以抒写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宏伟诗史！

激动之余，李城外挥笔写下散文《向阳湖走笔》：“向阳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土地的富饶、风光的秀丽，更在于有一大批文学大师、艺术巨匠曾在这里劳作生息……我们朝花夕拾，让历史告诉未来！”李城外希望请老“五七”战士回忆昔日生活，反思历史，促进“干校文学”的形成。

一九九四年伊始，李城外开始书写他一个人的“文化苦旅”，利用业余时间挖掘和宣传向阳湖文化。为了向阳湖，李城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早在一九九六年，李城外的友人就称他是“向阳湖中一尾鱼”：“为了宣传向阳湖，他节衣缩食，无怨无悔；为了研究向阳湖，他夙兴夜寐，乐此不疲。”他的心里装着向阳湖，无论走到哪里，言必谈起向阳湖。他的兜里装着向阳湖，每逢出发，肯定拎着大包小包有关向阳湖的资料，走到哪里发到哪里。

二〇一一年十月底，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考察向阳湖时，充分肯定了李城外的工作，对鄂南在全国率先研究干校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热情称赞李城外为“文化李向阳”。

写就人生这本大书

李城外编著的《向阳湖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名人采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回忆录和散文集。许觉民先生认为：“要不是李城外不辞辛劳地采访、组稿，我们这些干校的当事人想到却未必有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萧乾先生抱病给李城外来信说：“我相信它们不但当代必拥有众多读者，将来也会有历史价值。谢谢你不辞辛劳的努力。”《读书》杂志主编倪子明来函：“像你这样以两部大书，从各个方面反映咸宁干校历史沧桑，使之成为干校典型著述，至今还是绝无仅有的。”李城外还主编出版了《咸宁文史资料》“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向阳湖文化”等专辑。

文化、教育界也越来越关注李城外的“向阳湖文化”研究。二〇〇六年，《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重点介绍了“向阳湖文化”；二〇〇七年，湖北省作协“文学湖北”实施工程将“向阳湖文学”列为鄂南最有影响的文化品牌之一，《向阳湖文化名人采风》被列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研究生书目。武汉大学文学院正积极参与向阳湖文化研究。李城外以中国作协会员和大学兼职教授身份，应邀到首都师范大学等省内外大中和院和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年会、全国民间读书会作学术报告，并先后在文化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电影公司主持过老“五七”战士座谈会。

二〇一〇年冬，武汉出版社隆重推出由李城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计有《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上、下）、《向阳湖诗草》、《向阳湖文化研究》、《城外

李城外在向阳湖

给于建议和鼓励，成为李城外行走“文化苦旅”的不竭动力。

一九九四年咸宁向阳湖文化资源以来，每年都有许多“五七”战士和“向阳花”重返干校，重续“向阳湖情结”。这些老“五七”和他们的子弟为李城外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字资料。

宣传向阳湖文化，大大提高了咸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二〇一〇年底《人民日报》重磅推出有关向阳湖的专题；尤为难得的是，呼吁重视向阳湖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提案、议案，还登上了“国是论坛”——全国“两会”。各地文化界名流和湖北省委、省政府，咸宁市委、市政府都日益关注和支持向阳湖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湖北省政府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入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积极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咸宁市委也成立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保护与开发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向阳湖旧址保护与开发的上下衔接和具体工作的落实。

在李城外看来，“向阳湖”是说不尽的，他会穷极一生研究向阳湖和“向阳湖”里沉淀的文化内涵。李城外响亮地提出：“‘五七’干校研究在中国，‘五七’干校研究成果在咸宁、在湖北、在中国。”他发起成立的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和咸宁市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积极为促进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摇旗呐喊。在他的努力下，从咸宁到湖北、从湖北到全国，一批有识之士吹起了嘹亮的集结号，共同研究探讨“向阳湖文化”，成果日丰，声誉日隆……



李城外在向阳湖

并非乌有的“东坡初恋”

伍松乔

的“苏景(观)”名胜。东坡行迹，可谓举步皆芬芳。

作为人气从未衰减过的中华大名人，苏氏其人其事其作品，基本上是清晰明白的，无须引经据典加以太多考辨。苏东坡一〇三六年生于眉山。一〇五四年与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结婚，婚后三年内相继考中举人、进士。夫妻离乡赴京，王弗陪伴初出茅庐的丈夫在官场小心应对、艰难奔波。六年后，于一〇六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去世，时年二十七岁。次年，苏东坡千里扶柩返乡，将王弗葬于苏坟山老翁泉旁。

苏东坡与青神的缘分并不仅止于此。

实际上，青神可以称得上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这里留下了他少年青春人之初、文之始、情之花无数难忘的印记。青神与眉山一道，奠定了苏氏金字塔的坚实底座。

流传已久并被地方史志采纳的东坡初恋的青神版本是：一〇五一年，十六岁的苏东坡游学于青神中岩寺，拜在此主讲的王方为师。求学期间，通过“唤鱼联姻”，于一〇五四年与王方十六岁的女儿王弗成亲，传为千古佳话。中岩是佛家第五罗汉、青神人诺巨那的道场与圆寂地，

事。而桥、嘴一衣带水，两家的炊烟也连在一起，苏、王二人青梅竹马的耳鬓厮磨也不言而喻，他们之间的缘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苏、王的婚姻，纵有父母、媒妁的形式，也是他们相互倾心的结果——这便是“东坡初恋”所以存在的原由。

苏、王之恋的意义，还是让苏学权威来评说吧。

苏轼诗文集编校、《苏轼年谱》撰写者孔凡礼先生认为：“王弗在‘少相弟长，老相慈母，肃雍无间’（苏文）的良好环境中成长，苏轼对这一点了解甚透”：“苏东坡在和王夫人王弗结合以前，当有过直接接触”：“东坡和王弗的结合，自主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寻常的。”

专家之言，与青神版本不谋而合。

有网友说初恋是个人隐私，不该用来张扬。其实，最早公之于世并因此让苏、王之情流传千古的恰恰是苏东坡本人。王弗去世十年之后，那首表达对亡者之志难以割舍的中华第一爱情诗《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终于喷薄而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



唤鱼池

从成都以南的眉山市区出发，入境青神县，一块大幅形象宣传牌扑面而来，蓝天白云映衬的“青神——苏东坡初恋的地方”十个红色大字，赫然夺目，同样引人留意的是牌上两行橙黄色署名：“中共青神县委、青神县人民政府(立)”。

岷江之滨的青神，笔者曾经多次到过。在此之前，同一个地方，树立的是“开明、诚信、高效的青神欢迎您”的广告语。在更早前，这里或大或小广告、标语是统一的中国造：招商引资、计划生育、“文革”、大炼钢铁之类。

“东坡初恋”广告牌已经树立多年，出品者是青神县委宣传部。二〇〇七年初，当该县决定设立形象广告牌后，宣传部组织一帮秀才煞费苦心，想要推陈出新，突破常规，吸引眼球。在全县公开征集广告词后，从几十条中筛选、加工，将包括“青神——苏东坡初恋的地方”在内的三条报送县委领导。各位常委细加斟酌，画圈表态，“初恋”方案脱颖而出。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广告牌被有目的地拍照上传互联网后，热议、跟贴不断。这年五六月份，在百度可搜索到相关信息达二十余万条之多。网上“窜红”之际，其他媒体也迅速跟进，海内外近百家报纸、台相继报道。央视二套《马斌谈报》对此事的关注和评论，更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网上的点击量超过一千万！

赚得大名，赚到如此之多的注意力，于青神史无前例，当时在四川也属罕见。

在此之前，青神人还总为在外地常常被当做“青城”人苦恼，处在川西坝子和丘陵交界处的青神县面积不足四百平方公里，人口近二十万，曾经的繁华随着岷江水运的衰落而荡然无存。如今，聚光灯下，舆论在称道青神的开放、开明、聪明、有创意、会打“名人牌”营销地方之外，“善者不来”的网上口水、砖头却让青神人多出若干不快与委屈。这种状况，持续至今。

种种讥讽、恶搞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类：一是认为拿苏东坡的“初恋”来“说事”，尤其以政府的名义来做，是无聊、媚

俗、作秀、炒作、没文化。另有更多人认为，打历史牌不是不可以，但“苏东坡的初恋”于虚无有，莫名其妙。

作为东坡先生多年的忠实“粉丝”，本人也有话要说。

在我看来，反方网语，实是无根枉言。不识东坡初恋事，只缘身在青神外。当然，也难怪青神人，把他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东西误以为天下皆知，一股脑儿端上桌来，让客人一时间消化不良。

作为与孔子一道在二〇〇〇年被公认为“十大世界人物”的苏东坡，其千古风流，既在其丰功伟绩，也在其传奇人生。近年来，甚至派生出了“景(仰)苏”的诗文书画专类，以及遍布神州

俯仰岷江之滨，气度不凡，宋代便有“西川林泉最佳处”的美誉，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中岩上寺尚存东坡读书楼遗址，下寺摩崖壁上仍留有苏东坡亲笔题书的“唤鱼池”三个大字，水畔相依着青年苏东坡与王弗的塑像。

苏、王之恋，更为确切地点，是在中岩一江之隔的瑞草桥与程家嘴，这里分别是王弗家和苏东坡的外婆家。史料上以贤良著称的东坡之母是程家嘴人、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在素有“郊游”之风的当地，每年带着小东坡回从二十八公里之外的眉山，回他那“外婆的彭湖湾”去撒把野是轻而易举的